

寡如清



笑笑著
成都出版社

I 24.3

168-c₁

· 长篇小说 ·

寡妇清

笑笑 著

中国·成都
一九九五年六月

(川) 新登字 011 号
CHENGDUCHUBANSHE

寡妇清

作 者: 笑 笑
责任编辑: 文 永
封面设计: 战 平
技术设计: 靖 华

出版发行: 成都出版社
地 址: 中国·成都市西一环路北一段 182 号
邮政编辑: 610031
电话号码: (028) 7765071 7783841
经 销: 四川省新华书店
排 版: 宏达激光打印部
印 刷: 四川新华彩印厂印刷
版 次: 1995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: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: 19
字 数: 350 千
印 数: 1——10000 册
书 号: ISBN7—80575—806—9/I·195
定 价: 1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· 内容简介 ·

天下首富数巴蜀，巴蜀首富就是这位寡妇清。

秦始皇为她筑台，司马迁替她立传。

可是她的命却偏如此苦不堪言：生在楚宫中，才九岁，便和一批幼女一道被送到酷嗜幼女的秦王宫中去；一个打更老汉收养了她，偏偏这个她称大伯的老光棍，朝她娇嫩的胸脯伸出了粗野的手；她终于嫁给了一个男人，却是一个痴呆郎。她卖身为妾，沦为乞丐，陷入逃犯、大盗之手，被当妓女抬进豪华富丽的侯府……她一生唯一疯狂爱过的男人偏她又不能爱。

不是寡妇，偏做了一生的寡妇。而且还一直保持处女身。

命运唯一给她的东西，就是钱，财富。黄金

珠宝堆成了山。

从一个乞丐、小妾，摇身一变成成为天下绝无仅有的大富婆，她靠的自然天生丽质，色和艺，还有性；更主要的是她的绝顶聪明。但不论资质、色艺、性，还是超人的智慧，甚至她嗓眼内冒出来的尖叫声，都无不是她要获取巨大财富的伎俩和手段。

她终于老了；干涸的女儿血变得毫无意义，黄金珠宝也变得毫无意义。

她变得很古怪，吃斋茹素，穿一身天下最破烂的衣服。她还做了一桩最最令人费解的事：将自己那个痴呆郎千方百计弄了来，让他吃了太多的丹丸，将他制成了一具木乃伊。并为这具木乃伊造了一座极尽富丽堂皇的大灵堂：墙上贴的是黄金，地上铺的是金块，棺材也是用黄金浇铸的……

每天晨昏，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，便会从不间断地出现在这座金碧辉煌的灵堂内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：

那个虎头虎脑的壮年汉子忽然向众人诡谲地招招手，压低嗓子说：“昨晚闹过新房，我在新房外藏了起来。……狗羊头先是拉住新娘的手，这里亲亲，那里摸摸，很快发起性来，饿虎扑羊似地扑了上去。……那娘们先是切切切一笑了，接着就尬出一蹄子，哈哈，狗羊头就被抛出床外，跌了个仰面朝天。”

第二章：

又不知什么时候，舞者不仅解下了缦衫，连内衣，内裤也已脱去，单留着薄似蝉翼的一件裤裆……他胸口猛地涌起一种骚热，迅即布满全身。……而自己身躯某些部位的特殊激变，又使他高兴而又有点吃惊地闪过一个念头：我还没有老……

第三章：

秦王政暴跳如雷：虽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，是件无

可奈何的事；但做娘的偷人养汉子，可就要另当别论了。更何況偷的是一个假男人，还是一个假閹人。

第四章：

她的命真苦：生在楚宮中，才九歲，便和一批幼女一道被送到酷嗜幼女的秦王宮中去……一個打更老漢收養了她，偏偏這個她稱大伯的老光棍，朝她嬌嫩的胸脯伸出了粗野的手……她終於嫁給了一個男人，卻是一個痴呆郎……當她的雙乳被撫摸時，敏感的神經也曾傳出陣陣溫柔的快感。但隨著痴呆郎僅僅出于好奇的摸弄，很快就變成了一種難言的厭惡。而痴呆郎卻由于專注、好玩，流出了長長的鼻涕、口水，一起挂落到她白皙、丰满的胸脯上……

第五章：

逃犯全身血液立刻躁熱地奔騰起來。多少年來，尽管身體蜷縮在監獄的亂草堆里，男女之間那檔子事也還常常想，而且想得很厲害，但畢竟是空想，空洞渺茫。如今，一個鮮蹦活跳的美人兒就在隔壁房間里，正在脫衣服……他霍然從床上跳起，索性趴在牆壁上，眼睛緊貼着牆板縫隙……

第六章：

采男人精，吸男人血，煉自己的純陰術；當然是劍

术。难道天下还有比曹眉这种女人更可畏，更可怕的？

第七章：

陈沂平摇摇头，“偏也叫我碰上了只野的。”

“野的好，”寡妇清说。

“好什么？”

“野的香呗。”

“你倒也的确挺香的。”

“香你敢不敢闻？”一边说，寡妇清一边就要动手扯胸前的纽子，甚至已露出了一片白花花的胸脯。

第八章：

“呸，啧啧，哦哟，你这个杂种。”

随着他的手在云雾中一般迷乱地移动，她总是着了魔一样吃惊地大声叹息不已。

这个快乐的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，吕不韦再没有从别的女人嘴里听到过。

他一生用手用自己强健乃至衰老的身体抚摸、接触、碰撞的女人何止千千，但就是再没有听到过。

第九章：

曹眉赤裸、白皙的身体真的奇怪地扭动起来，轻挪莲步，摇闪细腰，渐渐如狂风骤雨般开始旋转跳腾起来。如醉如痴，不能自己。

第十章：

白纪说完，吕不韦便看见白纪慢慢拔剑，拔得很慢很慢，但没有等吕不韦反应过来，白纪手中的剑已一挥。

剑已在鞘。

人们静静地站立着。

但白纪那张甚至比任何一个女人都更艳丽、韶秀的脸却不见了，已经被剑削平。

第十一章：

或许是他们心中都立着一个人，几乎同样深刻地决定了他们命运的一个人，使他们一个变得太贵，贵不可言；一个变得太富，富不可言。

但偏偏得这个人，像一座大山一样横断在了他们之间。不仅横断在他们的爱情与思慕之间，也横断在他们年轻旺盛的肉欲之间。

寡妇清哭了，秦王政也在流着泪。

第十二章：

他们仿佛生来便是盟友，却又是十分可怕的敌人。

道理很简单，道理就在于管戎壶里盛的，在他饮来是酒，在别人饮来偏是毒的豹毒。

豹毒很可怕，但豹毒的确又显得很古怪。

因为豹毒虽毒，却可以解。

能解豹毒的解药偏偏比豹毒还古怪。

——寡妇红。

只有寡妇清这种女人才可能有的寡妇红。

寡妇的处女红。

尾声：

这就是普天下最富的大富婆。

天下首富数巴蜀，巴蜀首富就是这位寡妇清。

秦始皇——就是昔日的那个秦王政——为她造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台：

怀清台。

一代暴君，这个孤傲无比的男人，一生从没有替任何人筑过什么台，男人都没有，更甭说是女人。

唯独为这个窝在轮椅上已老得不能动弹的寡妇清，筑了一座怀清台。

第一章

那个虎头虎脑的壮年汉子忽然向众人诡谲地招招手，压低嗓子说：“昨晚闹过新房，我在新房外藏了起来。……狗羊头先是拉住新娘的手，这里亲亲，那里摸摸，很快发起性来，饿虎扑羊似地扑了上去。……那娘们先是切切切一了笑，接着就炮出一蹄子，哈哈，狗羊头就被抛出床外，跌了个仰面朝天。”

热闹的十字街头。

拐角口，架着三口老大的铜锅，热腾腾的雾气直往上冲，冲得那由整幅黄绢做成的市招也飘呀飘的跳起了舞。

市招绣着的两个大字：“钩鼻。”

这店铺名称好怪呀！

可是，你若去问一问这会儿正或坐或立在大嚼大喝的满店堂食客，他们准会抹一抹满头满脸热汗，连声说：“中、中！这名儿就是起得中！”

原因就是，他们的鼻子打老远就被一把无形的钩子钩着拉进店铺来的！

这是一家狗肉铺。

人们形容一坛好酒惯说“开樽十里香。”至于对切割、烤煮、调料三绝的狗肉那诱人的香味该用怎样的语言来加以赞美，至今还无人说得出口。大概此后也永远不会有人说得出。因为此中美妙的境界只能由你用自己的鼻子去体验，旁人无法用语言说出，即所谓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也！

偏偏这一家正是切割、烤煮、调料都称得上三绝的狗肉铺。

铺主姓杨，就是此刻正在店堂内外穿梭般忙碌，欢快地吆喝着的那一位，四十上下年纪，两撇小胡子。本是高个却有意半弯着腰，走路一躬一躬，使人感到又滑稽又可亲。当然，这是他的一种“生意经”。

杨掌柜祖传卖狗肉。年长一点的人都记得，他祖父是露天卖的，只用一只锅子。到他父亲手里，已搭了间木板房，锅子也增加到两只。如今这三口锃亮的新大锅，四开间的店门面，都是杨掌柜掌勺后一手置办起来的。杨家这生意所以越做越红火，人们有多种传说。据说，他们对肉庄送来的坯肉有三不要：病死老死的不要；过肥过瘦的不要；切割不正的不要。又据说，那

调料的配方是绝顶保密的，其中有几味添加剂都是世上稀物，深埋在一个离地三丈三尺的暗窖里。还据说，每天升火、下料都是在寅时三刻、天未及明、门窗紧闭的情况下进行的，几道最关键的操作程序，即使最贴心的伙计，也得立即退避三舍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一等早市开场，三只大锅总是热腾腾地同时揭开。东首一锅是烤狗肉，一色的精条，冒着诱人的热气，名贵的调料犹如撒金点银，谁见谁馋。西首一锅是烧狗肉，或褐中夹黑，或绛中镶黄，油光闪亮，尝上一口再也无法从锅边走开。中间一锅则是煮狗肉。那急速翻滚着的汤汁，四周漂满着大小不等的金色油星、油环，中间则不时冲起浑圆的油泡。那香味本已够撩人的了，而一旦那油泡被冲破，浓烈的芳香便箭似地向四周射出，布满在店堂内外，飘散在前街后巷。行人稍一不慎，箭已中鼻。先是一阵醉心的晕眩，随即通体舒泰，满口生津，两脚便不由自主地向这钩鼻铺子走来……

被这钩鼻子香气勾引来的食客，形形色色：

有贩夫走卒。他们大多行色匆匆，花点碎银，买了边走边啃，挤眉弄眼地品尝那美味。

有达官贵人。他们的鼻子也同常人一样会遭到钩子的袭击，但尊贵的身份则常常阻碍着他们坐进狗肉汤铺来，因而大多停留在高头大马上或装饰考究的车乘里单让奴仆买了带去，回到府里慢慢享用。耐得住在店堂大嚼大喝的，通常是就近老客、往来游客，还有肩背长剑、腰系锦带，昂首阔步、动辄以性命相搏的侠客、刺客。有道乱世出英豪。自从幽王生乱、周室东迁，经过被后来人称为“春秋”、“战国”的四百多年来，这种身怀绝技、或明或暗携带着凶器的勇士、壮夫，越来越风行天下。而这座名叫宜阳的城市，东北行 200 余里，为周公旦营建的古都洛阳；东南行 200 余里为富商云集的阳翟；西行 500 余里，则

是久已虎视关东六国，急待吞并群雄而一统天下的强大的秦国首都咸阳。因而这钩鼻狗肉汤铺的所在处，就成了侠客、剑客们由此东西往来拔剑逞勇的一个集散地。在这热闹的十字街头，十天半月，总能见到一次两次，或剑锋挑着血淋淋的人头快马疾驰而过，或刀光剑影、飞檐穿墙的血肉演出。少见多怪，多见则不怪。人们早已习以为常。

对杨掌柜来说，不仅不怪，还着实有几分企盼哩！不是吗，他那张黑漆帐柜里每天大把大把银子的收入，就多半就来自这批豪客嘛！这些豪客大方得很，脱手一掷，从不稀罕你给他找头，落得杨掌柜大发其财。今年秋天，紧贴着这狗肉铺子的后门，一座宽大的楼房拔地而起。庆贺上梁之喜那日，杨掌柜眉开眼笑地向人宣布，那楼专为他养老用的。将来，楼下住继承他狗肉铺事业的满堂子孙，他自己则独坐高楼，望望宜阳城景色，那日子会比做神仙还美！

说完这番话，狗肉铺主心头忽然起了一阵阴凉。看看自己已快爬出四十，可膝下竟然还不见一子半女。原配史氏，起早落夜忙了三年，竟然一病不起，临死时全身上下还满是狗肉味，流着眼泪说：“呵，我的夫，我好糊涂啊！我怎么会忘了给你生儿子这件最最紧要的事呢！”续弦黄氏一过门，杨掌柜只供她吃鱼吃肉，铺子里的事一点不让她沾手。每日夜里一落枕，就一门心思合做那件传种接代的事。谁知又过了三年，黄氏胖得像头肥牛，一口气可以吞下一整条狗腿，却就是生不出一个有眼有鼻子的东西来！

“掌柜的，在下倒有一事要请教了：你那新造的高楼老空着，是存心给老鼠做窝呢，还是……”

“哪里、哪里，杨掌柜是早有言在先的，他等着子孙满堂呢！不过，这天地间生育最快的要算六畜之首的猪了。掌柜的要是

等得实在心急，何不先买头猪婆来呢？一胎就是十八只，用不到半年就一定子孙满堂罗！……”

听着这些刻薄的奚落，按狗肉铺主的脾气是非操起戳在砧案上那把斧子来砍的。可偏偏说这些话的总是那几个年长的本地老食客，不敢任着性子发作，只好压住一肚子怒火，跟着众人嘻嘻地傻笑。笑完了，且说道：“说句正经话，各位长辈要是能成全我，再给我找个小妾，叫我怎么感谢大媒都可以！”

“好啊，我就喜欢代人作伐了。你说吧，有什么要求：门第，长相，年岁……”

“只有一个要求：能给我生儿子就行！”

话音刚落，一个女子的声音紧紧接上：“我来给你生，要吗？”

众人都不由一怔。杨掌柜尤为吃惊，立即循着声音的来处转过头去。这狗肉铺主素来只知道他烤煮的狗肉香味能钩人鼻子，却从未知道女人的眼睛更能钩人灵魂。此刻，他刚一触到那女人投来的两束深黑、奇亮，活脱脱地跳荡着的目光，他的要命的心就被连头夹尾擒住，噗通通在胸口折腾个不停。双手端着的两碗狗肉汤大半已浇在自己脚背上，滚烫烫的，他居然还一无所觉！

其实，这女子倒似乎并不存心钩人，甚至连一点笑意也没有。她只是认认真真地盯着对方，就像市面上那种真正童叟无欺的卖主的目光——她现在就是认认真真地想出卖自己，只要价格相当。

杨掌柜一时竟然想不出拿什么话来作答，畏怯地把眼光稍稍往下一移，却瞥到了两片危险的红唇，柔嫩滋润，温馨。相距至少还有三丈，却分明已感受到那不可抗拒的吸引力。那双唇微微一抿，才第一次显出一丝笑意，看样子又要启口说话。狗肉铺主胸口一阵紧一阵地慌跳，全身都起了骚热，急盼着从半

空中降下第二个仙音来……

应当说，这场面若不是出人意料地猝然来临，老于事故的杨掌柜是决不会如此尴尬的。

因为这女子是他早已熟识的，只是他和她，相互都从未这样仔仔细细盯看过。

大概是三五个月前的一个黄昏吧，夜市已落，两个伙计正在洗那三口大铜锅，忽而跟外面一个什么人吵了起来。杨掌柜走过去一看，在昏黄的灯光中，只看到大铜锅外伸着一只托着空碗的手，想必那人就地坐在门外的。说是想舀半碗洗锅水喝，伙计却宁愿倒入阴沟，不给。他怕街坊听到落下放柄，便让伙计特地舀一勺锅底略微浓一点的水。那人三口两口倒进肚里，又舔了舔碗底，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。这时才看清竟是个还不满 20 的姑娘！

从这以后，洗涮锅子的事，全让这位乞丐姑娘包去了，报酬呢，只要任她享用那点本该倒入阴沟的水，已经心满意足。不仅如此，狗肉铺是奇事连连：原先满几、满地狗骨头再也见不到了，它们随时被乞丐姑娘拾进一只专门竹篓，集中起来还可卖钱，为铺子增加收入。原先，有好几张缺胳膊断腿的几案，都被乞丐姑娘整旧为新，平白增添了十数个席位。更奇怪的是，席位增加了，经过乞丐姑娘一双巧手安排，店堂内却反而显得宽敞了好些。早市第一批跨进店堂来的食客，看着那一字儿排着的座席，擦洗得发亮的几案，都不由得赞一声：“嘿，好气派！”

到这时，杨掌柜才决定破格让这个女子当伙计。问她叫什么名字，说是单名青，倒也顺口，就叫青姑娘。

上面说过，钩鼻狗肉汤铺是以“三不要”闻名的，当然事实上也常有例外。譬如这一年的立夏前后，邻县瘟疫流行，养